

現代文學叢刊

蘭姑的悲劇

英國梅士斐兒著

饒孟侃譯

中華書局印行

譯者後序

在一個時代裏，上乘的作家本就不多，而能在多方面都擅長的尤其是少。說到現代英國文壇，可以够得上這點的，至多不過兩三個人：哈代是一個，他如今却物化了兩年；還有一個就是梅士斐兒。在哈代死後，實際上够領袖現代英國詩壇的祇有梅氏；但是自從去年五月他繼承了白里基士的遺職——桂冠詩人——以後，事實上也執掌了詩壇的牛耳。關於詩人梅士斐兒，我想凡是愛好現代文藝的人都知道的。至於他在詩歌方面的地位和他那從半生潦倒中奮發起來的身世，在國內也有人介紹過。然而梅士斐兒同時也是個上乘的劇作家，知道的却比較少。他所寫的劇本在數量和普遍的認識上，雖遠不及哈代所寫的長篇小說，然而他也並不是在實質上不足稱道。反過來說，他的詩名祇有妨礙一般人對於他的劇本的愛好。假使梅士斐兒一首詩都不寫，他在現代英國戲劇方面也有他應有的地位。

說到他所寫的劇本，似乎應該先談一談近三四十年来英國劇壇的總趨勢。英國自從有文學史以來，在戲劇方面，可以成爲趨勢和够得上有真正文學價值的，祇有三個時期：最初一個是有名的伊里莎白時期，其次是卡羅林（Caroline）時期，最後便是從十九世紀末葉到現在的這個喬治（Georgian）時期。說到這個喬治時期，最初或以先是王爾德（Oscar Wilde 1856—1900）左右一般的趨勢，到後來英國寫劇本的人認識了易卜生，便得到一個新的影響。這影響不久便形成了一種新趨勢。

所謂的新趨勢，是說這時候一般作家，都側重劇本的實質，形式和表現；不像前人的作品，要靠演員和受演

員藝術優秀的牽掣。所以他們的作品，即是離開了舞臺，也能單獨存在，其有一種純文學的價值。

把這班作家分類一下，大致可以歸納在兩個階段之下——易卜生以前和易卜生以後。梅士斐兒是屬於

後一個階段的人物。前一個階段的作家，例如羅伯森（T. W. Robertson 1829—1871），王爾德，平內羅（Sir

Arthur W. Pinero 1855—），錢士（H. A. Jones 1851—），格蘭地（Sydney Grundy 1848—1914），錢

伯士（C. H. Chambers 1860—1921）等等，都各有相當的地位；內中王爾德和平內羅兩位是有人介紹過的。

後一個階段的作家，多少都是易卜生主義的信徒。這裏所謂的易卜生主義，是說易卜生在英國劇壇上創立了三個新標準。第一，在舞臺上不求炫新立異或鉤心鬬角，祇用簡單的方式來表現劇情；第二，說白不滲雜富麗陳腐的詞藻，祇用日常語言來表現一種灰色人生的單調；第三，打破向來在作品中慣用的倫理觀念和宗教思想。這三個標準，或多或少，在這些作家的產品中都有影響，所以便成功這時期一種新的趨勢。他們的作品，因此都脫離了浪漫故事的色彩，成爲一種純粹寫實和理智的調子；他們在劇本中還討論現代問題，甚至於同劇情不相宜的心理分析也用來作題材。在這情況之下，最能代這種精神的是梅士斐兒，亨慶（St. John E. C. Hankin 1869—1909），蕭伯納（G. Bernard Shaw 1856—），高爾司華綏（John Galsworthy 1867—），格蘭維克（H. G. Granville-Barker 1877—），胡頓（Stanley Houghton 1881—1913）幾位，就是柏勒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吉能（Gilbert Cannan 1884—），蘇維士（Miss Githa Sowerby），艾萊（Sir James Barrie 1860—）等等，也多少有一部分的影響。

在這一羣健將之中，因這影響而啓發的也各有各的不同。譬如說，蕭伯納，他認爲劇場惟一的功能即是對

不良的道德和習慣加以攻擊，使社會上得着一種教訓，因此他就懷着那股獨具的熱誠去痛下針砭。他自己也許否認是易卜生的信徒，祇承認在思想方面受了些巴圖勒（Butler）的影響，然而他的長處並不是在技巧，人物描寫或詞藻方面；和易卜生一樣，他祇從劇本中肩起了社會上一種新的使命。格能維巴克，雖與蕭伯納一般的富於寫實色彩，和每個劇本同樣的是一篇在舞臺上扮演的小說，然而他却把全力灌注在人物的描寫上，他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分析起來，簡直像實驗室裏瞬息萬變的細菌；這種趨勢也是發源於易卜生的劇本中。亨慶專門攻擊婆婆媽媽式的道德觀念，是和蕭伯納一樣的，不同的是他祇從旁面加以諷刺，和絕對不容納感傷和虛偽的成分；因為他相信巴圖勒的主張，認為絕無瑕疵的超人，是和無惡不作的壞蛋一樣，違背造物的初衷，所以他的喜劇多半是用壞人做主角，造成一個不團圓的結局。另一位作家高爾司華綏，也是用易卜生的方法來表現人生，所有現代的婚姻制度，婦女問題，遺傳病症，宗教內幕，以至於理想政治等等，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線索。換一句話說，這些即是高氏所表現的盎格羅撒克遜式的摩登生活。他和易卜生不同的是他那厭世的態度和在觀察上比較久缺判斷；易卜生還有一種富於詩意的成分，他也沒有。對於這點，他自己的解釋是認為劇本應該有兩種不同的寫法，一方面可以用自然主義的方法祇就實際生活去描繪，一方面也可以把內心的企慕，呼求，疑訝和掙扎用象徵或虛幻的調子來表現。照這樣說來，當然是指他自己的作品屬於第一方面；不過據我們所知道，他所舉列的兩大類，在易卜生的作品中都兼收並有。然而他也不是沒有獨到的地方，祇他那充分的倫理觀念本身已經够和一班擅長技術的作家相抗。還有一位作家和蕭伯納一樣，不側重人物描繪的是胡頓，他的精力却差不多全灌注在兩性間的關係表現上，他那股熱誠和摩登精神，也和蕭氏一樣，具有絕大

的力量。

上面所談的這幾位作家，都是和梅士斐兒同道的重要份子；其他關係較淺如同在前面提到的柏勒特，巴萊幾位，似乎沒有在這裏特別提出來比較異同的必要。再說到梅士斐兒本人，他的作品裏有一種不可掩的事實是詩意的洋溢。用普通的見解來解釋，似乎這幾句話等於沒有意義；因為這位作家已經是一個為大家所公認的詩人，在詩人寫的劇本中當然應該如此。不過緊要的關鍵是在這事實與整個趨勢的比較關係上面。我們知道這趨勢是易卜生的影響形成的，同時却要曉得易卜生的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高妙的舞臺技術，不是因為他創用日常語言作對話，也不是因為有那訓世的癖性，而是他詞藻中具有神祕的色彩和深蘊潛流的詩意。關於這一點，在前面所談的任何劇作家的作品裏，都沒有梅士斐兒的顯著。這並不是說梅士斐兒在戲劇方面的地位，因此便比蕭伯納他們高，其實這也即是解釋各人所受的影響各有不同的發展，不過碰巧在這一點上他比旁人近似易卜生罷了。

梅士斐兒所寫的劇本，在數量方面並沒有他的詩歌多。他的嘗試多半是傾向於悲劇方面，每一篇都具有相當的氣勢。最早一篇作品是一九〇七年在宮庭戲院 (Court Theatre) 排演的「肯白登的奇聞」 (The Campden Wonder)，導演家就是大名鼎鼎的格能維巴克。這篇對話用的是英國西部的方言。劇本的內容是描寫一個人因為和兄弟們不睦，便在忿恨交加無從找到出路的當兒，捏造一個事實到法庭裏去自首，說他兄弟、母親和自己曾經全家同謀幹過謀財害命的勾當。結果果然達到了他那同歸於盡的目的，判決了死刑，在執行過他們的死刑以後，却發現了案中那個所謂的被害人依然存在，剛從異鄉回來。就故事的本身說，雖則在事

實上似乎有點不可能，然而採用不可思議的情節作背景，却正是梅士斐兒和別人不同的一種癖性。他似乎是有意借事實的奇離怪僻來象徵生活中的黑暗和人生的無常，雖則這個初期的作品受了些線索略欠分明的連累，然而一個劇本萬不可沒有的氣勢，在他這裏却極其充分。

第二篇創作就是現在譯出的蘭姑娘的悲劇。這個劇本是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在新京戲院(The New Royalty Theatre)第一次公演，因為成績甚好，同年六月又在乾草市戲院(Haymarket Theatre)和觀眾相見。兩次的導演人都是格能維巴克，扮蘭姑娘的是一位名叫瑪卡西小姐(Miss Lilah McCarthy)的名角。這一篇題材的性質雖和前篇一樣的是背景慘澹，然而在技巧方面絕對沒有所謂結構鬆懈或其他可議之點，這是作者已經打破了藝術之難關的明證。說到劇情，雖則故事極其簡單，祇描寫一個少女因為發現了她情人是個卑鄙的僑夫，便刺殺了他再去自盡，然而因為穿插的得當，一點也不覺得單調。而且在這一篇裏面所描寫的事實，不但都是可能的，同時還含得有一種超越時間地域的普遍性。讀者只要看過了內容，便知道蘭姑娘不幸的遭遇，狄克的反覆無常，裴大娘的殘忍嫉妒，琴娜的狡猾欺詐，朱神父的勢利，金錢的罪惡，以至社會制度的矛盾，沒有一點不是中外古今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得見的事實。這種不可避免的事實，穿插組合起來，即是我們可以謳歌而同時又可詛咒的人生。蘭姑娘假使沒有她父親那段冤枉，她當然不致於備受裴大娘的凌虐，感覺到生活的淒涼，事實上更不致於暴露出狄克最初掉首不顧和後來妄想補救的醜態，使她感覺到人生中最末一個「愛」的要求還抵不了一袋金錢的誘惑的悲慘，所以結果她祇有向死那條路上去求惟一的解答和勝利。她所以要刺殺狄克，一方面固然是為被蹂躪的婦女除暴，替未來的婦女關上那扇陷入地獄的柵門，

一方面却也是爲了要貫徹自己那個純潔的要求，在事勢上不得不如此做去；因爲假使狄克依然是存在，那末她去單獨自盡便變爲毫無意義了。我覺得那時候她心目中要刺殺的狄克祇是現實世界中一般醜惡的替身，她把這點病根除去了，狄克可愛的靈魂便依舊可以從死中救了起來，帶到天堂裏去實現她在人生中不能實現的真愛。

作者是個備嘗艱苦和多少受了社會主義影響的人，所以在這篇作品裏也無意中把蘭姑娘造成了他理想中的對象。蘭姑娘所處的那個絕俗孤立的境地，即是作者自己當年曾經身歷過的無人了解和無人表示同情的境地，所以他在這裏也佈置了一個蘭姑娘和任何人都不相投的局勢，僅僅乎有那末一個懂得蘭姑娘的心情和懂得她是奮身和舉世對抗的皮老爹——那個脚底生雲，看來像又聾又瞎的皮老爹，祇可以算是一個人的影子，與其說他是人，不如說他是代表作者理想中的真理或死神的差官。所以自從皮老爹上場以後，他和蘭姑娘談得來，蘭姑娘便離死神的宮門越近。那神祕的角聲當然也即是代表死神在那裏呼喚。作者在劇本中暗示出這種神祕的意味，確能增加不少的氣勢和力量，這種力量也即是在好的詩歌裏面可以揣摩到的暗示力，使讀者或觀衆感覺到不盡的興味。易卜生在作品裏之擅長於這一類的表現，是前面曾經提到的。

同時從另一方面解釋，一切悲劇的產生，最初都是根源於一個極小的主因，這主因有時候是直接的關係，有時候是間接的也可以，祇要主因的本身一發生了變化，後來事實越聚越多，便會演成一個悲慘的結局。就蘭姑娘的本身說，她的人品行爲並沒有什麼壞的傾向，僅僅乎憑一個間接的，她父親在行爲上的冤枉，便硬派了她去受她不應當受的責罰和歧視，結果連生命也犧牲了，這是多末悲慘的一件事。所謂悲劇的產生，也正憑藉

的是這一點；假使蘭姑如的性格沒有像作者所描寫的那末剛強，那末可愛，縱令造成了一個比這樣更慘的結局，也容納不了真正可以悲歎的成分。悲劇的所以爲悲劇，分別便在這一個小小的關鍵上；否則真正的藝術和勉強造成的技巧便沒有界限可分了。

梅士斐兒還寫過歷史劇，代表的作品是在一九一〇年寫成的彭比大帝的悲劇 (*Tragedy of Pompey the Great*)。蘭姑娘的悲劇裏那股粗獷的氣勢和濃厚的詩意，在這裏也應有盡有。作者寫這篇劇本的主旨，是借彭比大帝在白魯辛 (*Pelusium*) 地方崩駕作背景，來象徵王室傾潰的可哀。就全般的氣勢看來，他未嘗沒有一部分達到莎士比亞當年運用羅馬皇室作背景來發抒古代情調的力量，發抒那種從臺上演員動作中暗示出的，老大帝國幢幢的幻影。不過有一點可以非議的地方，就是關於彭比大帝個人的動機，還欠發揮，不够淋漓盡緻，未免美中不足。因爲在劇本中要是那可以左右全篇氣勢的動機一不鮮明，即使那氣勢是很濃厚，也不能完全把那隨着情緒走的高低起伏和或隱或現的脈絡，在觀衆眼簾下整個的呈露出來，成爲一個具體的印象。

梅士斐兒除了這三個比較能代表他作風的一班的悲劇以外，一共還另寫了六個劇本：這六篇即是耶穌的審問 (*The Trial of Jesus*)、信徒 (*The Faithful*)、海刺伯 (*Melloney Hotspur*)、一個公主 (*A King's Daughter*)、哀士特 (*Escher*) 和伯仁尼斯 (*Berenice*)。前四篇都是純粹的創作，後兩篇却是根據法國劇作家萊新 (*Jean Racine*) 的原本改譯而成的。因爲限於篇幅，沒有加以論斷。關於本篇範圍所及的地方，應該敘說闡明的也都多少提到了一點；至於作者藝術的優劣究竟是不是和上面所談論的一樣，讀者自己從譯本裏去

另加研究，當然是可以分辨得出來的。梅士斐兒還寫了幾本以海作背景的小說，因為不在本篇範圍以內，沒有提到；現在趁結束的時候順便補叙一筆，表明作者在文學的領域內，曾經有過多方面的嘗試。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譯者附識

蘭姑娘的悲劇

登場人物

裴琴妮——Jenny Pargetter

裴大娘——Mrs. Pargetter

裴大爺——William Pargetter

蘭姑娘——Nan Hardwick

狄克——Dick Gurvil

皮亞弟——Artie Pearce

皮老爹——Gaffer Pearce

杜美——Tommy Arker

海倫——Ellen

蘇珊——Susan

朱神父——The Rev. Mr. Drew

第一幕

佈景：——一個大橡村小佃戶家裏的竈間，緊靠着薩文河邊。那時是一八一〇年。

（開場的時候裴大娘和琴妮正在那裏搓麵團，削蘋果。）

（琴妮從食物櫥裏把麵粉拿出來。）

琴妮 做了幫工回來，媽，這地方真是覺得靜不過。

裴大娘 也許這時候我正用得着靜一會兒。

琴妮 你祇要想媽，那些太太小姐們大清早還躺在床上就有一盞茶給她送上去喝。

裴大娘 也許這會兒你回了家，媽也可以有一盞茶喝，做完了活正是媽想吃點什麼的時候。

琴妮 媽，爲什麼呢？

裴大娘 那丫頭怎麼啦——兩隻大眼直發着楞。

琴妮 媽，你是說蘭表姐嗎？

裴大娘 做你自己的活吧。我盼望那些雜貨這就給送來。

琴妮 咱們這些事情來不及做了，媽。回頭天一黑大夥兒客人就會來的。

裴大娘 事總做得完的，你不要瞎說。

琴妮 媽，除了葛威耳狄克以外，來的都是些誰呀？

裴大娘 有小皮，有皮老爹，有羅伯慈家裏的姑娘們，還有杜美。

琴妮 咱們回頭不是很熱鬧的嗎？是不是？

裴大娘 有了那個蘭丫頭在場，我看是熱鬧不起來的。她太像她爸爸了。

琴妮 媽，爲什麼呢？

裴大娘 總是那末規規矩矩的，以爲自己比無論什麼人都好。

琴妮 哦！

裴大娘 就是她所謂的永遠要幫助她的朋友。

琴妮 要幫助她們，媽？

裴大娘 幫着她們替小子們洗澡。誰知道他們是在什麼骯髒地方耍了的呢？或是替她們補一補衣服。全是逆

着老天爺行事。她這丫頭也許會把咱們也弄出毛病來的。（走過去拖一張椅子來坐。）我不是對你講過多

少次，不許你亂丟東西嗎？你瞧一瞧這椅子上的。

琴妮 那是什麼，媽？

裴大娘 瞧瞧你這一件衣服。等把這一件拖壞了，誰再會去給你做新的呀？我告訴你還是當心一點兒吧。我這

一輩子成天兒的都是在這裏給你收拾衣服啦。你這懶骨頭——

琴妮 媽這不是我的呀這是蘭表姐的

裴大娘 你早也不說，真奇怪。哦原來是她的，是吧？她這口袋裏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真不懂。（向口袋裏一

看。）這是什麼？哦！還有和咱們的白頸脖子正配得上的緞帶呢，真是的。這又是什麼啊？真是的。（拿出那張紙來。）

琴妮 媽，那是什麼，是一封信嗎？

裴大娘 說是啦，我可也不明白，是吧？（她對那張紙一看。）

琴妮 看起來很像狄克的筆跡，媽——

裴大娘 你做你的事吧。（把那張紙塞進自己口袋裏去。）回頭我會給她的。哼，別在這裏礙着老娘的事。再也

不讓你這些破爛貨礙着老娘的事。（把那件衣服朝犄角兒上一扔。）

琴妮 哎，媽，那件衣服扔下髒水裏去了。

裴大娘 就是扔下去了又怎麼樣呢？

琴妮 她再也不能穿那件衣服了，媽，再也不能够。

裴大娘 那末讓她去捱着凍好啦。叫她知道知道自已的東西下次是不可以亂擱的。你這又要到那裏去呢？

琴妮 我剛想着把它拿到外面去晾一晾，媽。

裴大娘 你真敢動那件衣服。還不替我站在這裏做你的事。這該讓那骯髒的牢鳥自己去打算。

琴妮 你說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媽？

裴大娘 一隻牢鳥，她就是那末一個東西。

琴妮 媽，原來是蘭表姐。你爲什麼定要那樣的稱呼她呢？

裴大娘 哼，許是你爸爸還沒有對你說過。

琴妮 媽，真是沒有。

裴大娘 你跑去看一看，那究竟是不是狄克把貨送來了。

琴妮 （走到窗口一望。）媽，不是的。

裴大娘 好小子。哼，這決不能讓你佔上風的——現在還難說的很呢，她父親——你蘭表姐的父親——娶了

你父親的妹妹——

琴妮 媽，是不錯的呀。

裴大娘 媽正在對你講着話，你不要打岔子呀。她父親，那朝思暮想拋不下的——是給絞死的。

琴妮 媽，是給絞死的呀？

裴大娘 是在葛羅司特監牢裏給絞死的。

琴妮 他究竟犯了什麼法呢？

裴大娘 他偷了人家一隻羊。那就是他幹的好事。

琴妮 所以他給絞死了。

裴大娘 從此家庭裏就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琴妮 所以蘭表姐是因為這緣故上這兒來的，是不是？

裴大娘 這得感謝你父親的好意。

琴妮 我真夢想不到，我做了幫工回來，混會和牢鳥混在一塊兒。

裴大娘 假使你父親心裏是清清楚楚的，那你不致於這樣。老天爺降了一個極重大的天斷在你父親身上。我真想不出他為什麼要收留她。

琴妮 或者有她在跟前，他可以想念起姑姑來。

裴大娘 他決不會想念什麼女人的，除非老天爺一定要叫他那樣。我在家裏對付那個蘭丫頭等於是殺一個澤陌氏野人。人家都說那種野人是很難殺得死的。

琴妮 這不是爸爸來了嗎？

裴大娘 現在該是他吃午飯的時候了。到壁爐上去把那一瓶蘋果酒給拿下來吧。

琴妮 給他預備的麵包合奶酪擱在那兒？（她從爐架上把酒盅兒取下，隨隨便便的向四處張望着，沒提防一失手把酒盅掉在爐鐵上，軋了一個粉碎。）

裴大娘 你瞧。

琴妮 哎呀，媽，給我軋碎了。

裴大娘 你那隻手真笨呀。

琴妮 這是爸爸最喜歡的酒盅兒，媽呀，可知道回頭他要怎麼說呢！

裴大娘 這裏來。你先到樓上去。先到隔壁房裏去。

琴妮 可知道回頭他要怎麼說！他許會氣得發瘋的。（哭了。）

裴大娘 我回頭有法子對他說的。喏！這不過是件偶然的事。快走！趁他還沒來，這就去。

琴妮 回頭他真會不得了的呀！哎呀！哎呀！（下）

裴大娘 （取出信來。）原來就是這末一回事啊！（高聲讀着）狄克獻給他愛人的頌詞：

『我遇見一個女郎那時正在徘徊，

祇憑那花顏便知她是我的心愛；

從此頰上的花祇在我心裏滋長，

那顆心像一架飛機穿出了胸膛。』

我會看着你的，狄克先生。

（裴大爺手攜着一根手杖走上場來。他是個上了年紀的矮胖子，不過還是精神抖擻的。）

裴大爺 （對着裴大娘走來冷冷的打了一個招呼。）喂，大娘。

裴大娘 你和琴師接過了頭沒有？

裴大爺 我見過他的。

裴大娘 那末他今天晚上來嗎？

裴大爺 他是會來的。咱們今晚一定是了不得的熱鬧。還有頂熱的羊肉包子吃。

裴大娘 你沒得熱羊肉包子吃了。你也和我一樣早知道那隻羊是怎末死的。它是發了瘟。（停了半晌。）祇有得蘋果餡兒的甜饅頭吃是不算稀奇的。

裴大爺 那也算是一個有琴師和有甜饅吃的熱鬧。

琴大娘 假使回頭蘋果饅頭端上來了，怕得那一場熱鬧又會變成空歡喜的啊。我在家裏所得的幫助簡直等

於——

裴大爺 你又來了。

裴大娘 不錯，我要說的確是你所謂的「又來了。」

裴大爺 這會兒你又有什麼可說的呢？

裴大娘 我要問究竟在這所房子裏還得等多多少時候纔可以免得了那位蘭姑娘的打攪呢？

裴大爺 我的外甥女蘭姑娘總得住在這裏的，除非——除非是我死了。或者——除非是她嫁了。（停了半晌。）現在你該明白我的意思吧。那女孩子是一個好孩子，祇要你不再生吹毛求疵弄得她沒有法子過活。

裴大娘 老威，我吹毛求疵嗎？

裴大爺 有你成天兒的吹毛求疵弄得她沒有法子過活，還有什麼女孩子能好好的過活呢？

裴大娘 我幾時對人吹過毛求過疵，照你所說的？

裴大爺 幾時？自從她到這邊來了以後，你可曾對她說過一句好話？

裴大娘 老威，我所做的事都是老天爺認可了的。老天爺有意要他們受折磨的那班人，是我們應該迴避和離